

阿布扎比 — ICANN 董事会与一般会员联合会议
格林威治恒星时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 9:00 至 10:15
ICANN6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RINALIA ABDUL
RAHIM):

大家好。我们开始吧。早上好。本次会议是 ICANN 董事会与一般会员的联合会议，有请首席执行官发言。

马跃然
(GORAN MARBY):

各位早上好。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好的，会议已经开始。请大家就座。

与往常一样，一般会员准备了许多问题，希望董事会能给予解答。艾伦，让我们开始吧。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有一点与以往不同 -- 今天我们会让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先提问，然后让董事会作答。非常感谢。

董事会经常会 -- 听得见我讲话吗？是的。董事会经常会要求我们提出问题，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摸索中，可能想不出任何问题来提。在会议召开的前三天，里纳利亚在一两场会议中想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们采纳了这些问题。在此我们感谢她能想出如此绝妙的问题。

实话说，这次我们的确构思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 但愿如此。首先，我们想提一个分为两部分的问题。有关地理原因和名称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将由奥利维尔来提。他今天在场，但还需要一点准备时间。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OLIVIER
CREPIN-LEBLOND):

我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好，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自 ICANN 成立之初我们就划分了 ICANN 地理区域，除了遵守联合国关于地理名称、区域地理名称的规定之外，我们在划分地理区域时并未遵守其他特别的规则。

今天的会议结束时，四个地区性一般会员组织会与相应的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 (MOU)，但是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RIR) 与 ALAC 对此的观点略有不同。

这种观点的不同表现在对两个区域的认同差异上。在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和地区性一般会员组织看来，我们的部分一般会员组织 -- 或者说，地区性一般会员组织所在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属于不同的区域。几年前，ICANN 曾发布过一个关于研究全球区域划分的流程，并将方案提交给工作组进行分析，以便能为部分国家和地区提供一次机会，让他们自己选择想要加入哪个区域。

问题是，这个流程目前的进度如何？2015 年 10 月，我们曾做过相关报告。到现在已有好几年了。因此，我想请问一下董事会，这个流程目前的进度如何？今后是否要继续？

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奥利维尔。

哪个董事会成员来负责回答这个问题？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来回答吧。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好的，克里斯。请讲。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

你好，奥利维尔，谢谢你。我俩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都应该比较清楚目前的情况。

这个问题的答案 -- 恕我直言，我们其实并没有重点关注过这个话题。近几年来，除了管理权移交工作外，许多其他事情都纷纷涌现，这导致我们将这个话题抛在了脑后。另外，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棘手，因为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

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曾经历过类似的流程，因为他们需要解决一个类似的问题：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岛屿属于英国。实际上，当我们在成立 ccNSO 之初被要求从每个区域选出四个国家和地区时，在欧洲第四个国家和地区就是开曼群岛，大家都知道，开曼群岛属于欧洲的一部分。

在一个 SO 内解决这个问题尚且具有挑战性，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的主要建议是什么？能简要说明一下吗？可以吗？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当然，没问题，克里斯。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我的主要建议是 -- 这里列出了好几条建议，但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建议还是我们曾提到过的那一点：让国家和地区自己选择想要加入哪个区域。当然，这些不是指位于某个区域中央

位置的国家和地区，而是指与两个不同区域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家和地区”必须经过任何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成员、国家和地区代码域名运营商和一般会员组织的一致同意。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谢谢。如果我理解得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必须每五年审核一次区域？我记不清了。

艾伦·格林伯格： 每三年。

克里斯·狄思潘： 你说什么？

艾伦·格林伯格： 每三年。

克里斯·狄思潘： 每三年。谢谢，艾伦。

我们即将启动 -- 虽然我们没有就这份报告采取任何行动，以前也没有开展过审核，但是现在我们即将启动另一次审核。我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将启动相关工作。

目前的情况已经变了，对吗？目前的情况是，我收到了一些相关的邮件，法律部门的莎曼珊·艾斯内 (Sam Eisner) 和我将努力研究这个问题，并在后期向董事会汇报。我会加快速度完成这项工作，以便能尽快向董事会汇报。

谢谢，奥利维尔。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克里斯。

史蒂夫有话要讲，然后艾伦将做补充。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为了向没有密切关注所有相关情况的人员做一个说明，有人能简要回答一下下面两个问题吗？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因某种原因属于一个区域，因另一种原因属于另一个区域，为何如此重要？虽然这个问题听起来很荒谬，但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某个国家和地区选择加入一个而非另一个区域，是否会导致任何严重问题？是否有需要我们考虑的任何强制性机制？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奥利维尔？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好的，谢谢里纳利亚。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

为什么重要？打个比方，今年或明年欧洲互联网治理对话 (EuroDIG)，欧洲互联网治理论坛将在格鲁吉亚举行。但是，目前格鲁吉亚被划分到了亚太地区，而 EuroDIG 属于欧洲对话。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来自社群区域性外展试点计划 (CROP) 的参会者无法出境。因为这个原因，欧洲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EURALO) 将无法派遣任何人员去参加欧洲 IGF。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政治色彩太浓，我不便作深入解答。

史蒂夫·克罗克:

我来快速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CROPP 的规则是谁制定的？请保持沉默！

[笑声]

克里斯·狄思潘:

我认为这有一点 -- 抱歉，里纳利亚。可以吗？

我承认奥利维尔举的例子，但是我不希望今天的会议给大家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们花费几年时间划分区域，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参会者的预算要求，实际上，背后还有许多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有启动问题，也有些社群自认为属于拉丁美洲，但却没有位于该区域内。也有些国家和地区位置很偏远。加勒比海种的某些岛屿非常想要加入拉丁美洲区域，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属于该区域。这方面的问题也很棘手。

真正的挑战是 -- 征得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同意“移动”国家和地区顶级域 (ccTLD)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说服政府。只要政府松口，ccTLD 就没问题。

在整个 ICANN 所涉及的各区域内，我们的宗旨是询问更多的人，征得更多人的同意。坦白说，如果本身就称得上一个地区，则理应获得“移动”的资格。要克服这项挑战门槛很高，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做好审核和分类工作。

谢谢。

史蒂夫·克罗克:

罗恩。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谢谢。我也想就这一点发表一个不同的观点。我的意思是，划分区域的方式当然有许多，大家也知道，地址支持组织 (ASO) 对此有不同的标准。就拿加勒比群岛来说，英语人口居住的岛屿属于北美洲，但是按照 ICANN 的区域边界标准来划分的

话，这里的所有岛屿都属于拉丁美洲。欧洲网协 (RIPE) 与此类似，ASO 和 ICANN 对该区域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

所以说，当然存在许多不同的划分方式，而定期审核是不错的办法。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好的。艾伦，你还要补充提问吗？

艾伦·格林伯格：

是的。我想先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再补充一个问题。

众口难调，真的很难定标准，但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这么长时间了，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事实都摆在这里。

我们组建了一个跨社群工作组，这就与我想提的问题有关。

实际上，这个工作组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有效运转了。在审核小组内部，新章程规定必须每五年审核一次，而我们似乎也在认真对待这一点。打个比方，对于组织审核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没有“如果……的话”的说法。

区域声明中规定，必须每三年审核一次，且没有丝毫变通余地。但是到目前 ICANN 已经成立大约有 18 年了，我们还没有开展过审核。我想知道，董事会为何能同意遵守规定和章程中的一部分内容，而从根本上完全忽视另一部分内容？

我无法接受的决定是，因为规定使然，我们就没有选择权，但同时却忽视另外一部分规定。和大家一样，我也会错过很多最后期限，所以我理解工作繁忙时焦头烂额的处境有多艰难。但是，

我很好奇是否有人想对此发表任何意见，是否存在问题，或者董事会对此是否有自行决定权？

史蒂夫·克罗克：

我并不认为我们明确且有意识地选择遵守一些最后期限，同时忽视另外一些最后期限。我敢保证肯定你也不认为我们是有意而为之。

很显然，我们都在努力遵守每一条规定。规定的数量正在不断加速增长，这让我们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 目前，我们的总体任务是：现在我们需要理清或重新审视所有流程，理解其复杂性，并制定出完美的实施方案。

在为章程增加许多新内容方面，我们开展了大量工作。现在章程就如同犹太教法典《塔木德经》。

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董事会、组织，还包括社群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必须致力于实施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审核未“移动”的区域。我们都知道，只要语言不变，国家和地区将不变。我们需要按照规定每三年执行一次审核。在我看来，问题和要求似乎有些相左。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

决。原来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虽然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不妨采取更常见的做法，这样其实也能达成预期目的。这就是我的意见。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史蒂夫。你回答了我为什么最后要问这个问题。章程对许多方面作出了规定。其中的部分规定可能最近才起草完成。也有一部分规定可能有些偏激过头，我觉得与其忽视这些规定，我们不如大胆地重新修订它们。谢谢你。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林 (Cherine)。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曾提到过，下一次董事会会议会将这个问题纳入议程。我建议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其实除了单纯的讨论，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方向。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会认真地将它纳入下次会议的议程。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凯力。

克里斯·狄思潘： 有流动麦克风吗？这样能方便听众提问。

艾伦·格林伯格： 凯力，请到--

克里斯·狄思潘： 好了。现在可以了。

阚凯力 (KAILI KAN)： 谢谢里纳利亚。我是来自 ALAC 的阚凯力。

我也想就亚洲、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APRALO) 发表一些观点，好吗？APRALO 拥有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和网民。另外，在我的理解中，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象征。但对于 APRALO，我个人的感觉和印象是它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文化：远东文化、次大陆文化和中东或阿拉伯文化。

所以说，APRALO 绝对是所有地区性一般会员组织 (RALO) 中最庞大、最多元化的一个。因此，当我们谈到区域等话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 APRALO 拥有截然不同的未来。作为一个从库克

群岛一直延伸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地方的区域，APRALO 能拥有如此辽阔的幅员，有许多理所应当的原因。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你，凯力。

克里斯请稍等，可以把麦克风传给埃文吗？

艾伦·格林伯格：

如果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需要争论目前的区域划分是否正确。审核过程中，我们已经花了 10 年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所以…

埃文·雷波维奇
(EVAN LEIBOVITCH)：

谢谢里纳利亚。我是来自北美地区一般会员组织 (NARALO) 的埃文·雷波维奇。我想，从我站的这个相对舒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哪些国家和地区应该属于哪些区域，在不考虑流程的情况下，有人可以结合历史信息从技术协调角度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这些区域划分方案没有与 RIR 地区的划分标准保持一致？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要回答埃文的问题吗，奥利维尔？好，请讲。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非常感谢，里纳利亚。

我是奥利维尔·科雷鹏-勒布朗。我可以回答埃文的问题。

我认为，并非所有 RIR 当时便已经成立。实际上，RIPE 区域的服务范围包含了欧洲和中东地区，因为中东地区那时还没有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

克里斯·狄思潘：

还有非洲。

奥利维尔·
科雷鹏-勒布朗：

这就是原因。最简单的选择方法是使用联合国规定的地理区域，但是这种划分方法本身的确有些奇怪之处。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

克里斯，关于这个话题，请做个最后总结吧。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谢谢。我想指出的观点，刚刚艾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到过。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始终保持一种明确的决策流程。

对于我们一直以来所研究的报告，其核心就在于处理允许国家和地区自由在区域间“移动”的问题。而不是处理区域应该由哪些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问题，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划分五个以上的区域的问题。如果大家愿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精力集中在这份报告上。

如果我们想重新审核区域，那么我认为这将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我们需要单独处理这个问题。我只是不希望大家太 -- 我完全承认你所说的，凯力，因为在我看来，亚太地区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但是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两码事。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你，克里斯。

我想就今天我们关于地理区域和名称的讨论做一个总结 -- 谢林即将出任我们新的董事会主席。他承诺过会将该议题纳入董事会的议程中进行讨论。在我看来，今天的讨论很顺利，对吗？

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

艾伦·格林伯格：

这个话题也是地理区域。

[笑声]

或者说与之相关。

在昨天的会议上，有人投诉说，我对这个话题的态度有些消极怠慢。当然，实际上我并没有。

[笑声]

但是我也知道，在场的许多人都在翻白眼。

[笑声]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政策制定流程 (PDP) 的后续程序工作轨道 5 (Work Track 5)，就将地理名称用作顶级域的问题上协调 ICANN 社群所有组成部分的观点。

工作组全体成员都在废寝忘食地工作。当然，ALAC 也将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

但预后尚不明确。看起来结果似乎是 -- 这个工作轨道产生的结果不会完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为这个结果是当前规则将维持原状。这是整个 GNSO PDP 的构建基础。从工作轨道 5 中的参与条件可以明确看出，事实上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如果我们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那么当前规则将继续适用。当然结果就是，如果对董事会议程存在分歧，则我们在使用地理名称方面就必须做出一些关键决策。

我想知道 -- 坦白地问：大家对此有何感想？我们是否又在为自己制造问题？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里纳利亚。艾伦，我有两个问题想请你来澄清一下。首先，你刚刚谈到的已经制定的规则，不论它被称作什么，工作小组 5 就是指这个吗？其次，这些规则是否已经完成？

艾伦·格林伯格：

ccNSO 和 GAC 都设立了参与条件 --

克里斯·狄思潘：

好了。

艾伦·格林伯格：

-- 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那么当前的申请人指导手册规则将继续适用。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的解释。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所讲的意思是，政策制定流程工作小组不会就当前的政策变更达成共识是有可能的。申请人指导手册对这些政策做出了规定，因此，需要董事会来做决定。

但我不明白这一点。它是一项政策。如果 GNSO 向我们提议的政策没有任何变动，那么我们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属于政策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 -- GNSO 已经表示应该维持现状，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去干涉呢？

艾伦·格林伯格： 抱歉。我很不明白。我担心的不是你会如何处理此 PDP 中政策不会发生变动的事实。我考虑的问题比较长远，如果我们继续采用在第一轮中使用的一套规则，这将导致在授权某些已申请的域名方面出现一些直接冲突。我只是想从长远来看罢了。

克里斯·狄思潘： 好的。

艾伦·格林伯格： -- 我想问，我们是否能改善一下工作方式，以免重蹈覆辙？

克里斯·狄思潘： 你的意思是，如果当前政策不发生变动，或缺乏明确说明或详细阐述，我们可能会再次面临 .AMAZON 的问题？

艾伦·格林伯格： 我不打算说出具体的域名，但是…

克里斯·狄思潘： 为什么不说呢，所有人都知道是哪一个。

贝基 (Becky) 好像有话要说。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他更好的不同规则来解决争议，在我看来，这将是后续程序工作中的主要目标。

艾伦·格林伯格： 回答得好。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问题吗？

艾伦·格林伯格： 我没有其他关于地理区域方面的问题了。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下一个话题与移交后的 ICANN 相关。塞巴斯蒂安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女士们，先生们，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今天我们也不要闲着。这个问题简单得多 -- 我的问题比前面一个问题简单。这将是今天会议中比较有趣的一个环节。

大家都知道，ICANN 移交已经完成有一年了。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我们想知道，既然至今移交已完成一年，既然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我们想知道董事会的想法是什么，同时希望能获得反馈，了解哪些方面成果较好，哪些方面成果欠佳，哪些地方有待改善。

我们都知道，通过昨天的会议和公共论坛的讨论，出现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讨论项目，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 我想邀请我的董事会同事也这样做。

我想大家一定记得移交前和移交期间的情况，基本上可以说，ICANN 当时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我们经历过无数个危机点。我记得，移交期间我还是 ALAC 和董事会成员。

现在移交已经结束，这些危机高峰期已经不再多见。另外，新的首席执行官已经上任，他的职责实际上是构建更加稳定的 ICANN。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情，因为他的性格冷静、不易激动。

要说哪些方面成果较好，哪些方面成果欠佳，当我们首次修订章程时，对社群权力的行使就是效果很好的地方。这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几乎是水到渠成。但实际上，它非常重要。当然，这个问题不具有争议性，因为它发生在董事会治理委员会分治和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成立之后。尽管如此，我认为移交后的 ICANN 各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

对于你认为是危机点之一，但是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焦点事件，它能推动系统进行学习，让系统变得更强大。这个问题就是特定审核。目前第二轮 DNS 安全、稳定和弹性的审核小组 (SSR2) 存在一个问题，即对域名系统安全、稳定和弹性的审核。从根本上讲，之所以存在这些挑战，是因为章程缺乏明确性，或者章程规则在实施上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或缺乏明确性。

另外，章程也有规定，我们需要按照运作标准来开展审核；但是当我们在新章程规定的时间线内启动审核时，运作标准其实还没有成型。所以说，我们当时也无能为力。

放眼未来，我们主要 -- 安全、稳定与弹性方面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已经向 SO/AC 传达过想法，提出过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有关这一个特定审核，而是关乎整个特定审核流程。我希望社群所有成员能通力合作，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如果需要更改章程，那么也应该在所不辞，而不应该在请求更改上有所顾虑。除此之外，总体审核的时间安排对所有人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包括对董事会而言。基本上来说，如果合理，我们应该执行更广泛的审核。大家有权力向董事会提议表示我们应该执行更广泛的审核，不仅仅是特定审核，也包括组织审核。这样对我们来说会简单得多。

我讲完了，有请其他董事会同事发表意见。谁想要发言？
谢林。

谢林·查拉比：

谢谢里纳利亚。我觉得，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方面发生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看待自身角色的方式。在当前的新局面下，我们将自身视为社群值得依赖的合作伙伴。再也没有象牙塔了，我们也不是各自的对立面。我们将是你们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始终在各方面与社群保持统一，拥有相同的工作重点。

大家都知道，关于今天的讨论话题，我们曾发布过一篇博文。这篇文章收到了许多人的回应，他们都对这种透明度深表赞扬。甚至有部分利益相关方团体表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现在我们不仅可以思考自己的工作重点，还能了解董事会的工作重点，看看我们是否能完全协调一致。

董事会提供的这种透明度正在与日俱增。我们也希望透明度会变得越来越高。很显然，有时候有些信息是保密的，无法公开讨论。但是我们会尽力增加透明度，让社群成员能更充分地参与进来。

现在已经不是过去，提高透明度势在必行。

我们不应该害怕犯错误。因为合作的本质就在于能开诚布公。我们可以犯错误。你们也可以就我们的一些工作重点提出异议。我们可以改变工作路线，改变工作方向。但是我觉得，在董事会与社群之间建立这种合作关系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思路。这一点对我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接下来有请贝基和史蒂夫依次发言。

贝基·伯尔：

我想补充一下谢林所讲的内容，他的确发布过一篇关于董事会工作重点的详细博文。这篇博文中的一部分内容谈到了我们制定的组织原则。其中一条原则与移交后的 ICANN 密切相关。董事会决心在所有行动中明确说明一点，即我们开展的哪些工作符合组织的使命，且能推动使命的实现。

很快我们将正式号召社群考虑并采纳这项实践，并思考你们可以在什么时候提供建议，或者什么时候制定政策。我们希望鼓

励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也明确阐述为什么你们认为这符合 ICANN 的使命，且能推动使命的实现。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无足轻重，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促进整个社群就新章程中我们的使命展开广泛讨论。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绝对非对即错的问题。我想鼓励社群成员直接就此展开讨论。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贝基。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谢谢你提出这个关于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的问题，塞巴斯蒂安。

我向来有刨根问底的习惯，我希望能明白机制内部的操作原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与我的工作背景密不可分，我做了大量关于调试软件的工作，这其中涉及的行为你有时候可能无法设想。

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许多曾提到这一点的人对此都非常关心，他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明显控制等话题。

但我关心的重点完全不同。我关心的是对组织内部的影响。我曾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分人员对他们为谁工作还存在疑问。

同样地，我还发现某些政府雇员对他们和我们双方各自的职责还存在着一些困惑，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如果能澄清这些疑问，将能取得重大进步。这种事情如何不发生，就无法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你提出刚刚的问题，塞巴斯蒂安，我们所有人才会开始关注以前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反应不是“哇，现在的情况好多了”。而是不再感到糟糕，不再给予任何关注。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另外，正如我们及很多人提出的意见，我们希望能尽力了解所有这些新规则产生的影响，测试它们是否能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否为之实施了必要的程序。这就像在享用一顿大餐后需要花时间去消化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将在未来几年内慢慢自行解决。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就拿调整董事会治理委员会，分治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来说，我们意识到这不仅需要更改章程，还需要修订基本章程规则，虽然这项任务更加复杂和繁重，我们也同样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往深处看，每个参与其中的组织各自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们之前从未这样做过。我们对此一窍不通，没有相关程序可循。所以说，每一个组织在构建这些程序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乱。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种学习过程。我认为，这个问题将持续一段时间。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接下来有请阿莎和谢林依次发言。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里纳利亚。对于第二点，我们如何看待工作阶段 2 的讨论 -- 如何看待移交后的 ICANN，首先我想表扬一下社群对工作阶段 2 的执行情况。

大约有 10 个工作小组参与了这项工作。有些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任务。剩下的工作小组也至少完成了 70% 的工作。作为一名即将离任的董事会成员，我希望看到所有这些工作能在今年内完成。

我对成本管理工作的完成也感到非常高兴。另外，对于我们与项目成本支持团队的成功合作，确保我们没有任何多余的经费支出，能尽量高效地完成工作，我同样感到非常自豪。

这就是我感到自豪的地方，非常高兴能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

我还想提个问题，实际上是还原一个问题。ALAC 如何看待新出现的挑战？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在 2017 和 2018 年全新 ICANN 中，你们如何看待新事物的出现？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我看到塞巴斯蒂安刚刚举手了。我想请他先发言，然后给社群成员一次发言机会，最后我们将再次有请谢林发言。有请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感谢你对所有问题的回答。我想向里纳利亚提一个建议。你作为工作组的主席，负责跟进所有审核。以你所在的职位，你能非常方便地了解到有许多审核正在进行中。这些审核都是同步进行的。或许你可以 -- 你可以问自己为什么董事会 -- 董事会可能会向我们提出一个计划，以便能延长审核的时间范围。因为对你来说这很困难。对我们来说同样很艰难。对员工来说也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我知道，我们已经从一个所有事情全部由董事会内部人员完成的阶段，进入一个由董事会外部人员完成工作的阶段。但是我们的建议是，董事会应该成为一个指挥能力更强的组织，更清楚地提出要求。

我不会完整回答阿莎先前提出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能有人承担起简化所有流程的责任。我们所有人 --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组织的所有流程。这个流程在将来某个时候可能再也行不通。或许下一步工作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简化所有流程。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对于你的问题，答案就是，实际上我已经要求组织和我在所在的委员会就一个更广泛、更公平的审核流程向社群提交一份提案。

如果你想阅读这份提案，我们可以在准备好后将它分享给你。

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为今后的讨论提前做好准备。我个人更愿意采取主动措施。我非常期待社群能提出请求，以便我们能响应你的需求。但如果能满足我们共同的需求，将是最好的。

接下来，有请西瓦和艾伦依次发言。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
穆都沙米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我是来自 APRALO 的西瓦苏布拉玛尼安·穆都沙米，同时也是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成员。正如阿莎所说，在过去两年中，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可圈可点，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尤其与移交后的 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有关。

但是目前我们仍面临着许多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超出工作组的工作范围，比如在管辖权问题上还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另外，部分相当宏观的方面，比如章程更改和 ICANN 的使命 -- 扩展 ICANN 的使命无法得到考虑。

对此我的建议是，在下一个工作阶段中通过不同的工作阶段执行这项工作，这个阶段需要非常仔细地构建，尤其是需要考虑外部顾问提出的建议。ICANN 目前暂时计划安排 6 名外部顾问。但是这个阶段的重点可能是收集外部更广泛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关注点是：促进 ICANN 承担起整个域名系统的责任之使命，而不是像一个机构一样运作。非常感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西瓦。

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非常感谢。

会议口译可能存在问题。口译渠道可能已经崩溃。所以你刚刚所讲的话没有成功传达。或者文字记录没有成功发布。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重新讲一遍。

艾伦·格林伯格：

我不确定我是否能重新讲一遍。现在好了吗？好了。

好的。谢谢。

我所讲的主要内容是：我不认为所有问题都与移交相关，尽管移交的确引发了另外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周期，虽说它们是不同的周期，但现在却突然同时发生了。这与引发海啸的原理类似。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对于谢林刚刚谈到的审核，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章程内容，来确保这个问题不会周期性地发生 -- 我将在议程的下一个项目中对此作出解释。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的确非常复杂。我并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移交所导致的，尽管移交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我同意你的观点。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好处。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我同意你的观点。谢林，你准备好了吗？

谢林·查拉比：

是的。塞巴斯蒂安刚刚针对审核提出的观点，这一点艾伦也提到过，是的，我们的确不能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移交。我认为，我们应该严峻地意识到审核方面其实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时间问题。很多事情似乎都撞期了，这让社群喘不过气来。第二个问题是单个审核的实际范围。第三个问题是建议实际产生的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三个问题。我们已经将这些问题列为我们今年的首要任务之一。另外，我们还将发布一份审核决议，提议如何在今后开展相关工作和接收大家的意见，我们将尽快完成这些工作，并在考虑大家的意见后提高系统的运作效率。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我们乃至社群的首要任务。

对于刚刚那位先生提到的关于司法管辖权以及提议启动另外一个工作阶段 3 的观点，我认为这恐怕并不是董事会的要求，而是社群的要求。董事会将不会参与这项政策的制定。所以，对于此工作阶段 2 的成果以及社群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董事会将不会参与进来。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阿莎。

阿莎·合美嘉妮：

谢谢里纳利亚。我想重复一下艾伦和谢林刚刚所说的，做一个更明确的阐述。大家可将以此作为我的离职道别感言。我希望

今后在审核方面，整个社群能给予三个方面更充分的关注：项目管理、里程碑事件和成本管理。我们必须尽量有效且高效地完成审核工作，对此，我们需要做到心中有明确的目标和观点。这必须是每一次审核的目标。这一点值得重点强调。我们必须提高目前工作方式的效率。所以，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将这一点铭记于心，包括员工、董事会和社群。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阿莎。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意见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项目。没有了，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下一个项目部分与一般会员审核有关，但实际上也有部分与刚刚我们谈论的话题有关。我相信 -- 虽然我没有算过具体的数据，但是我认为现在绝大多数 ALAC 成员和绝大多数员工已经不记得 ALAC 实际上在什么时候曾重点关注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目前，我们正在进入 IANA 管理权移交和问责制工作的第四年，同时也正在进入一般会员审核工作的第二年。从根本上来讲，所有这些工作内容都使得我们的工作重点从政策方面转移开，而政策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关注的领域。我们成立了多个工作组负责处理通用顶级域以及一些与 WHOIS 等领域相关的长期问题 -- 因此，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启动 -- 生存空间将很有限，没有人会关注这些问题。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一般会员审核的问题上。因为移交和问责制的原因，这个审核流程已经延期了 -- 章程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灵活性。审核大约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启动，由于出现如何执行审核的问题 --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 我们现在已进入审核的第二年。组织效率委员会已经开始处理审核，ALAC 也对此发表了意见，他们的意见让我感到非常激励人心。我们的确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里纳利亚和她的工作组想出了 -- 以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尽力解决由此导致的一些问题。不过，现在这个流程已经又推迟了大约三个月，一般会员社群在这个流程中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十分繁重。请注意，我在这里用了一般会员社群，而不是 ALAC。如有可能，这可表明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基层的问题。为此，谢谢你们。但是对于责怪我的人，我并不会感谢他们。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不过我有一条意见。当前的流程已经进行了扩展。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 (OEC) 再次请求多利益相关方战略和战略计划 (MSSI) 员工从他们拥有的多份文件中提取信息。我会尽力将之称为一份综合性文件，这份文件在制作后将提交给董事会。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这份文件是由员工创建的，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首先收到，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没有机会过目。尽管我完全相信这份文件后面将被返回给我们以便发表意见，或许请求我们发表全面详尽的意见，也或许只是让我们画勾表示同意。对于一份关于咨询委员会或 SO 的文件，在没有至少经过刚刚提到的组织过目之前，董事会委员会便开始查看，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我理解其中的原因，里纳利亚和我本人以

及 ALAC 全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只想表明，我认为在我们没有机会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就公开一份关于工作组的机密文件，这有悖我们一直以来所遵守的透明度原则。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艾伦。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理解一般会员社群有必要对执行一般会员审核的独立审核人提出的建议作出回应。很遗憾我们目前必须面临这一形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独立审核人在工作中所需的独立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自己建立的系统。ICANN 系统内的所有组织审核都存在这种情况。有时候事事都能保持统一。但也有些时候，所有事情都无法协同一致。因此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关于一般会员审核，主要是独立审核人和接受审核的组织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我们正在尽力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

关于艾伦刚刚提到的机密文件问题，这份文件并不是机密文件。它实际上包含从文件中提取出来的信息 -- 从一般会员提交的文件中提取的信息。在流程方面，我们将坚持的一点是组织或 MSSI 必须按要求汇总整理这些信息，另外，他们还需要请求 OEC 的确认，确认这些信息的格式符合我们的要求。此外还需要将文件提交给委员会，征求他们对文件格式的同意，并请求一般会员确认文件中包含的信息能准确代表他们在可行性研究和实施规划中所做出的回应。如果各方关于这份文件存在分歧，那么一般会员将负责解决这些分歧。在我看来，这个

流程并没有完全将你们置于不利之地，透明度是存在的。只是在推动流程前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守一些程序上的规定。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流程结束时我可能已经离任。我的同事卡勒德·库巴 (Khaled Koubaa) 将接管和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我相信他和新的组织效率委员会成员将公平合理地处理这件事。这就是我的看法。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谢谢。如果我们收到的文档中已经涵盖了你刚刚说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不用讨论了。据说，文档将递交给 OEC，如果 OEC 认为有分歧，则会递交给 ALAC。第一版中还提到，OEC 将决定是否在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确实需要 OEC 来验证格式，虽然我认为不需要召开正式的 OEC 会议来达到这个目的，但在我们对内容有任何修订之前，根据规则，我们将不会进行此类讨论，但目前的内容跟我们之前收到的不同，所以我才会现在提到这个问题。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没错。

艾伦·格林伯格:

这真的是一个透明的情况。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卡勒德在吗？好像不在。不过乔治在，他在我们的委员会中。乔治，请你确保 OEC 按照我们之前的讨论正确前进，因为我认为那是最佳的前进方式，而且我确信，委员会也与我们目前的行动方向一致。我们会详细记录下来，录音并且整理成稿。谢谢。还有其他问题吗？

艾伦·格林伯格：

只有几个人举手。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塞温。

塞温·欧耶迪吉：

是的。谢谢。我是塞温。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时间表，那么就应该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以便董事会确定实际的时间表，并准备好相关文档供 OEC 查阅。我认为，如果志愿者社群能够用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文档，我们将能够很好地了解董事会完成他们那部分工作需要多久时间，这样我们也就能轻松的跟上进度。谢谢。

艾伦·格林伯格： 抱歉。我们没法回答实际上应该由董事会回答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 20 分钟。我们还没有解决董事会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五分钟，我们还有一个议程外的内容要讨论。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好的。我简要回答你一下，目前我非常确定，我们尚不能明确究竟需要多长时间。不过，等 OEC 的十一月会议召开时，他们能够看到文档，然后就能估计出差距还有多大，那时应该就能反馈给你详细的时间表。所以，请等待接下来的会议，到时再申请提供时间表。那时应该能很清楚了。这就是我能提供的信息，塞温。好的。约翰撤回了他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或问题？没有。那我们接着来讨论来自董事会的问题。你们目前工作的关键问题或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宽泛，伙计们。艾伦，请回答一下。

艾伦·格林伯格： 上次约翰没有谈，不过约翰在这个话题上很有发言权。

约翰·莱普瑞斯： 谢谢，艾伦。我是约翰·莱普瑞斯 (John Laprise)。好吧，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了。目前，一般会员审核在我们的议程中稍稍优先。我们已经着手这方面工作有一阵子了。我们吸收了很多资源，并且未来也还会吸收很多资源。在一般会员咨询委员

会 (ALAC) 以及更宽泛的社群层面，我们还有很多会员，参与到了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中。这一情况仍将继续。关于地理名称、新通用顶级域、PDP 的工作，我们都有人参与其中，在 ALAC 会议和我们的工作列表中，还有很多持续推进的议题。本次会议早些时候也提到过，我们甚至会担心志愿者和会员们过度劳累。因为工作量实在非常巨大，甚至我们会有种感觉，我们还没有开始把精力投入到真正想要投入的政策方面，还仍然停留在流程方面。而这也正是审核工作受到批评的地方，流程太多。目前我们的工作有点阻滞，我们得梳理一下流程来让我们把精力放在真正要做的工作上。所以，目前 ALAC 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约翰。还有其他 ALAC 成员对此有补充吗？好的。董事会有什么看法？没有？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抱歉，我现在回答一下你们的前一个问题，不是上一个。我已经不是董事会成员了。谢谢。我要对约翰的发言进行一下补充，我认为目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短期问题，你们都知道的，GDPR 以及所有问题都与之相关。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点什么，不光是要顾及域名问题，我想会议结束后，我们还将不得不估计 ALC 发生的问题，欧洲 ALC 会员面临的问题，

甚至全球 ALC 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内部，也就是在你们所说的组织内部解决问题，我认为是要在员工以及普遍的社群内部解决，因为我一直对我们如何在 ICANN 工作中使用先前数据抱有疑问。这件事我不确定有多少人在关注，但实际上确实需要引起关注。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塞巴斯蒂安。

罗恩。

罗恩·达席尔瓦：

我想对过度劳累发表点意见。艾伦，我认为你很明显地提到了一些事情，ALAC 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在移交过程以及如今的工作阶段 2 中，还包括大量相关事务，例如为社群赋能，以及在过去三四年已经执行的大量其他新计划。

在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中都普遍存在，我从很不同的来源都听到过这样的意见。

不过好事情是，随着工作阶段 2 逐步结束，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开始思考，目前这些工作就趋近完结，我们应该怎么回溯？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的优先级是什么？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应用我们的资源？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让社群把重点放在重要的事情上？

所以，随着我们逐步完成上一阶段的工作，现在是展望下一阶段工作的开端。希望对这个情况进行重新评估，并且关注我们如何继续前进，我们确实要考虑整个社群中的志愿者过度劳累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再用另外的四到五年，这样的缓慢步伐，在社群中维持跟现在一样的志愿者贡献度和参与度。

阿克兰·阿特拉：

艾伦，你要回应罗恩吗？

艾伦·格林伯格：

其实我们并不会因为思考接下来的工作而感到困扰。我们面前已经有许多事情可做了。我刚刚谈到了两个 GNSO PDP，还谈到了我们的工作组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当作暂缓的状态。但那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不仅仅是过度劳累的问题。而我们如何引进新鲜血液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整个或者说很大一部分 ALAC 甚至不记得我们以前曾经每天都要处理类似那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加速前进？

很快你们会听到我们提供的更多信息。我并不打算重复别人的观点，但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在一般会员审核的部分工作中，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员。我们的一般会员结构中有些会员，甚至不知道如何拼写 ICANN。这是真正的问题。我不想作过多的批评。但是要让这些新人参与进来，即使他们感兴趣，但要让他们加速成长，也是个非常困难的事

情，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我说的是“我们”。是指大社群，而不仅仅是一般会员。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我们是否该转到下一个问题？对于 GDPR，你们担心的关注点是什么？要如何缓和？

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好的。我不打算列出我们的所有顾虑。我觉得我们的顾虑跟其他人的没什么不同。我们的社群遇到了非常多的挫折，尤其是在欧洲，现在已经接近 2017 年年末，而这些问题一直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我的措辞很严厉。

要知道，我们可以围坐下来，让每个人都来谈谈他们的焦虑和挫折，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理解这些焦虑和挫折。

也许顾虑会很多，因为对于 ICANN 在做什么以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有太多不明确的地方。我们听到过关于三个选项的讨论，但当有人问起选项是什么时，我们却很难答得上来。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会有一些解决方案的。我漏掉了什么吗？好的。

我的其中一个挫折跟史蒂夫类似，我参与了调试代码的工作，也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代码，我看到过许多种方法去去留留。而目前的一个常见的聪明做法时，你不用按照一个纯粹的正常顺序来做事情，不必从“零”开始设计，然后编码、测试，然后推出给用户，然后花上几年时间进行迭代。现在的大部分组织做事方式都很不一样，我没看过他们按那样的次序做事。

我们必须把许多事情综合起来才能让我们理性回应 GDPR，无论是最终结果，还是我们不得不推行的权宜之计。步骤很多很多，相似的特点也有很多，但我却没看到行动。

我不想站在 ALAC 的立场上发言，因为我们还没有过多地讨论和总结，但我们 ALAC 的很多人，以及来自 ICANN 其他部分很多跟我聊过的人，并不是仅仅感觉到感到失望和挫败，还坚信我们一定有一些明确的答案，关于 ICANN 的职能，并且我们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机会，从而贡献自己的一份量。

是的，ALAC 中的很多人，包括其他地方的很多人都只是看到了缓和问题的机会，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机制，可以将机会都呈现出来。我的意思可不是在六个月后征询一次公众意见。我们的时间表必须要短于六个月。

要知道，我们在技术领域能够做到敏捷编程，在规划水平上也不应该落于下风。

谢谢。

我还有其他很多人都乐于坐下来好好谈谈。

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艾伦。我将邀请我们在场的顶级专家回应你的问题。

马跃然。

马跃然：

谢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应该有三分钟的时间。

艾伦·格林伯格：

根据我的表，我们应该在大约八分钟之后结束，我们还有另外几分钟处理其他事情。所以，你的时间应该稍微超过两分钟，但不能超过八分钟。

马跃然：

好，那我长话短说。

首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遵从法律，另一个是我们的政策。我必须得这么说，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冲突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如何遵从法律。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普通意见。这事关法律。两者差异很大。

对于我们目前的进展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是第一个赞同艾伦的看法，这些工作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完成。我可以指出，ICANN 尚没有针对 WHOIS 的政策作为例证。我了解的是，相关讨论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目前欧洲数据保护法已经出台了。新法律的出台推动了很多事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严厉的约束。五月份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应该更早一点，但在五月份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WHOIS 可能有问题。后来我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有用户案例。为什么用户案例很重要？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无论你存储任何数据或者管理任何数据，都必须解释原因；因此，用户案例很重要。所以这是我与社群之间的第一个互动。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把这样的信息发送给所有的 DPA 以及其他喜欢它们的人，告诉他们可能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找来了律师事务所，一家外部的律师事务所，由于本身缺乏立法，我们后来选择了一位体系外的人士，因为我们想要有新鲜面孔。

再后来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把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在几周以前发布了出来，同时我也还在寻求相关的法律意见。等我们收到法律意见后，GNSO 也会做他们自己的分析。同时，荷兰 DPA 也发布了指导白皮书和具体的合规指导。

所以接下来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是，等我们完成法律分析后，我们会把各种模型拿出来讨论，我们现在还没法这么做，因为还没有拿到完整的法律分析，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与两位法律咨询顾问共同分析了荷兰 DPA 的指导书，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最终结论是什么，但他们都提到，他们的意见是我们有点类似于数据控制方。如果我们有点类似于数据控制方，这个话题可就大了，因为我们还不太清楚，以后我们会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来符合 ICANN 的定位。我们仍然很需要整个社群贡献意见。

这还不是指政策方面。仍然是指我们在政策范围内如何做事。

我们将会提出一到两个，也许是三个不同的模型。我们知道，缔约方也要在相同的基础之上采用同一个模型。我们将会提出公共协商，因为我们需要关于这些模型的法律意见。我们现在讲的是要遵从法律。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得决定要如何遵从法律。而在与缔约方的关系中，我也将使用同样的方式。目前我还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表，因为我们还在等着法律分析完成。我们收到了大量的问题，设计各个不同方面，从公民社会、知识产权，甚至还有警方等其他各方，都需要汉密尔顿律师事务所的分析。

当然，提出一个简单方案来表明我们知道如何遵从法律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会尽量让大家更清晰。

最后，做出决策的各个欧洲 DPA，如果可能的话会派适当的代表一同进入欧洲地方法院，然后全面审核体系，最终在法庭上确定。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因此，我们在遵从法律的前提下，会让社群在许多步骤中都参与进来。

最后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事情是，欧盟法律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地区都通用的，如果缔约方假设也是数据控制方，我们就得研究如何使用正常的流程来确定，他们是否也有良好的法律案例，这样他们就能与我们合作并表示，按照我们今天约定的模型，他们不得不设立另外一种 WHOIS 类型。

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我们今天要得出的结果（指向幻灯片）。这不是 WHOIS（指向幻灯片）。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目前的 WHOIS（听不清）将不会保持原样。我还可以说，未来将会出现某种不同的 WHOIS。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我们目前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什么位置。我们必须遵从法律。

我认为那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脱离当前的 WHOIS，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再遵从，我们会遵从政策，但那些政策并不能反映欧洲缔约方的行事方式。因此，我认为社群很有必要继续讨论在 WHOIS 系统中开放性和隐私权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政策讨论的一部分。

在法律的约束下，任何缔约方或者可能成为数据控制方的人都是有责任的，这也意味着必须有许多律师参与进来，这既是很幸运的事也是很不幸的事，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每次我讨论这个问题时，J.J. 总会坐在我旁边。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想确定，我不会给任何人也不会组织带来法律上的麻烦，我必须与董事会，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一起负起责任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两个讨论的原因，即遵从法律和我们如何应对法律。我想，关于法律我已经讲过五次了，现在我要稍微低调一点来讨论“法律”和政策讨论。

我们想要解决的是路线问题，或者说在我们目前行进的路上，我们仍然未解决遵从问题，这需要整个社群共同努力，因为一旦你闯了红灯，就会得到惩罚。这个问题相当复杂。

谢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你们可能会意识到，每当马跃然谈到 GDPR 时，他总是不断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我想，也许到会议结束时你们会明白到其中的要点。

马跃然：

我没有谈论其他事情的自由。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没关系。任何时候我们跟律师打交道时，都会耗费大量财力，尤其是移交工作开始以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律师，很开心能有他们的参与。

有请艾伦。

艾伦·格林伯格：

我认为这个讨论还不到结束的时候，但可能现在无法继续下去了。

霍莉有个意见。

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有个必须要完成的重要环节。

发言人（姓名不详）：

好的。好吧。继续。

艾伦·格林伯格：

不，我不是主持这个环节的合适人选。海蒂？下次我再来？谢谢。在工作人员进行安排的时候，有谁想要发言吗？

里纳利亚想要说几句。我怎么能阻止你呢？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抱歉。这是我在 ICANN 董事会履职的最后几天了，我有几点想谈一下。

我在 2014 年当选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一般会员 100% 的支持。我赢得了竞选，但支持率并不是 100%。在我的任期内，有些从前并不看好我的人变成了我最大的支持者，这让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高兴。你们的支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想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仍然有人会怀疑我的继任者里昂的能力，请给他一个机会，全力的支持他，他一定能够施展他的全部才华。

我想再次表达，能够成为一般会员选出的董事，我感到非常的荣耀、荣幸和开心。

非常感谢。

[鼓掌]

艾伦·格林伯格：

请站起来，鞠躬示意。

里纳利亚也提到我，我在这次竞选中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她在她的竞选中也没有。她没有得到我的支持。我恰恰站在对立面

[笑声]

我是另外一位候选人，所以实在没办法支持她。不过我认识里纳利亚差不多 20 年了，或者超过 20 年了。我记不太清了。她是我一生不同阶段遇到的人中能力超强的一位，我认为你的工作堪称非凡卓越，我也非常感谢你的付出。

为了表示我们的感激，我这里有这样一个小礼物。我拿着的。

里纳利亚·
阿卜杜尔·拉辛：

谢谢。

[鼓掌]

艾伦·格林伯格：

我觉得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来让我总结你的贡献有多么宝贵，你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多么宝贵。那么为了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你看到的，这里有个小的小的日记本，不是日记。是一本小册子，里面有我们社群中的很多人的留言，他们都在表达，都在抒发你对我们的社群有多么重要，对我们许多人有多么重要。我谨代表一般会员以及 ALAC 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希望我们能够以某种或其他方式继续这一切。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

[鼓掌]

史蒂夫·克罗克： 艾伦，你真是太好了。为了呼应之前的发言，我们希望里纳利亚还有其他人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让我们回到真正重要的问题上来，因为我们见证了所有流程驱动的事情，我们必须共赴时艰。另外我也想顺便讲一下，能跟你一起工作，能跟谢丽尔还有奥利维尔一起工作，真的是我极大的幸运。

我以前说过很多次，自我开始担任 SSAC 的主席以来，一路见证了 SSAC 和 ALAC 的成长和成熟，从中我学到了非常多。我对组织以及组织中的所有人都印象深刻，尤其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这些都是我非常美妙经历的一部分。

谢谢。

谢丽尔·兰登-奥尔： 谢谢，史蒂夫。

[鼓掌]

艾伦·格林伯格： 我们还需要来张合影，不过在大家散场之前，还有一件事要说。

里昂？里昂？你没那么容易逃走。

[笑声]

里昂，最近十来年从做记录开始，一直到进入 ALAC 开始工作，再到第一次参与会议。每次他都不会说“我需要点时间来了解目前的情况”。他融入的特别快，能够快速开始工作，有一直没有停下脚步。我们期待在董事会，你也能保持一贯作风。非常期待。

[鼓掌]

[会议记录结束]